

烽火硝烟，血性男儿，相濡以沫，生死与共
每一场战役，都有人回不来……

谌建光★著

兄弟情 兄弟情

在战场上，除了你自己和离你最近的战友，你什么都不能相信
谁今日与我共同浴血，他就是我的兄弟

兄弟情谊高于一切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 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血兄弟连/谌建光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430-5754-8

I. ①热… II. ①谌… III. ①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754 号

选题策划：杜菲莉

著 者：谌建光

责任编辑：肖德才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66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入伍	4
第二章 八大金刚	10
第三章 风声鹤唳	16
第四章 一级战备	23
第五章 大战前夕	30
第六章 前进	38
第七章 突袭	45
第八章 突击班	54
第九章 代表人民政府	62
第十章 路途艰险	68
第十一章 大炮上刺刀	76
第十二章 不眠之夜	85
第十三章 战车	93
第十四章 潜伏	104
第十五章 强攻	112
第十六章 失踪	120

第十七章	绝地生机	129
第十八章	孤军深入	136
第十九章	危险潜伏	143
第二十章	伤心岭(一)	150
第二十一章	伤心岭(二)	159
第二十二章	伤心岭(三)	168
第二十三章	惊喜	177
第二十四章	伏击战	185
第二十五章	血色	197
第二十六章	战斗间隙	210
第二十七章	骂阵	220
第二十八章	临界点	228
第二十九章	浴血(一)	236
第三十章	浴血(二)	246
第三十一章	悲喜交加	256
第三十二章	鲜红的木棉花	266
尾 声		278

楔 子

傍晚时分，天气越发阴沉，如在城市顶端裹了层铅灰色的外壳，淅沥沥的雪粒伴随着风飞扬狂舞。光秃秃的公路两边是法国梧桐，公共汽车无精打采地驶过，留下一摊摊被车轮碾压得斑驳不堪的碎雪和黑色的烟尘。北方的冷风与来自南方的潮湿气流拉锯着，人们只能躲在玻璃窗后抒发对温暖的向往。

此刻，在靠近公路一座七层楼的露天天台上，站着一群四五十岁的人，岁月在他们脸上雕刻出沧桑的痕迹，可眼神却透出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符的锐利和坚定。他们身前有一张八仙桌，上面摆满了诸如红烧肘子、蒸腊肉、白灼虾等丰盛的菜肴。照场面看，这应是一次民间流行的祭祀活动，可又不尽相同——没有香蜡纸钱，也无书写祭祀人姓名的牌位，只有香炉内点燃的几支倒插的香烟。

鞭炮声四起。

主祭人拿起一瓶上好的五粮液，给桌上空置的几只酒杯里倒满酒，慨然说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哥几个，想我们了吧？来，喝酒……”话音落处，气氛骤然凝滞。

其他几人也被这人感染，眼珠血丝凸显，竟红了眼眶。时间在极端

沉闷中流逝，只有风掠过天台时带动衣袂呼啦啦作响。

这时，一个想在天黑前锻炼身体的年轻人出现在天台口，意外地撞见这一幕，忙抽身站定，悄悄躲在门框后打量。肃穆的氛围画上休止符。几名中年人将酒菜放入菜篮，又有两人抬着桌子，很快收拾干净。双方在楼道碰面，谁也没开口说话。眼看这几名中年人即将消失在楼梯口，年轻人终究没忍住好奇，问道：“你们是老革命？这是在祭奠战友吗？”显然，他看出了某些特别。

“你说呢？”一名提菜篮的中年人若有所思，回头笑道，“那句时髦话怎么说的？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哈哈！”

“呵呵。”年轻人也笑了，心里暗忖，传说？原来如此！

密云深锁，远处的群山俨然成了黑白胶卷中单调的影像，再无鲜活的翠绿欣赏。很快，密林被雨水浇透，浓稠的水汽无孔不入，令人非常气闷。这是亚热带丛林山区常见的天气，如果出太阳，则热如蒸笼，一旦下雨，则如置身冰窖。

“这鸟地方！”说话的是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中国军人，尽管穿着雨披，身上的军服仍湿漉漉的，脚下的防刺鞋被泥水泡过后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叫程刚，跟随部队进入战区已是第三天。三天来他一直没合眼，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战斗，极度的疲乏不仅袭击了他，也困扰了他所在排里的每一个战士。就在半小时前，他送别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以致浑身上下饱含着难掩的愤怒与仇恨。

“保持静默，小心竹签和地雷。”

嗓音很低，是排长于群在说话。

队伍再次沉默，只有战士们穿过林木的窸窣声。不一会儿，队伍在丛林边缘停下来，眼前豁然开朗。他们只需穿过这片农田就可以和连部会合，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农田中有处土丘，矗立着三间茅屋。据连部从步谈机发来的消息说，茅屋是空的，但有人住的地方就是危险的，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程刚半蹲在地，握着步枪的手又紧了紧。于群命令：“注意警戒，

呈梯次过去，二班先走，一班随后，我和孙副指导员带三班与伤员跟进。”

右侧二十米外，二班的两名战士朝农田走去，很快就通过了。其中一名叫李希尧的战士回头招招手，喊道：“有人，是个老头儿。”话音刚落，一个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他站在田坎边，身子颤巍巍的，大家松了口气。一班战士跳上田埂继续前进，待他们走出十米后，三班也出了树林，一切顺利。二班的两名战士已没入对面的丛林。程刚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不大放心，脱离队伍朝房子边走来。那老头儿还站在原地，双目无神地看着他。这三天来，程刚见过不少敌人，不论死的还是活的，眼前这位胡子很长、皮肤黝黑，裸露在外的手臂青筋毕现，仅凭一眼看不出实际年龄。他狐疑不定，又见自己已落后其他人，便回身走去，不时回头瞅上一眼，走着走着，突然一物落在他右侧的水田中，溅起小片水花。

“手榴弹！”程刚大喊道，快速地侧身倒向左侧半米深的田坎下。

几乎同时，手榴弹在他头顶爆炸，巨大的气浪夹杂着泥水瞬间蒙住了他因惊恐而怒睁若裂的双眼……



第一章 入伍

今天，征兵办的来了，这对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虽说下乡时抱着满腔热忱，事实上我们并不属于这里，也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想着怎么填饱没有油水的肚皮。很多人都想返城了，可是回不去，也没有能回去的资本，如果入伍，也许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大队知青点的九个人全挤到了红星公社，谁也没想到程刚会来。不知为什么，我看他的那一刻，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柳青的日记

这年的春天，桃花比往年都开得早、开得灿烂，红艳艳的。漫山遍野不甘寂寞的杜鹃花唯恐落下了争艳的好光景。

通往乡间的小道上，程刚穿着一套当下最时髦的绿军装，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挎包，骑着新买的凤凰牌自行车喜气洋洋地往回赶。程刚今年刚满十八岁，高中毕业，招工在化肥厂上班已经两年了，也是村里远近闻名的秀才，义务兼职公社大队会计。这辆自行车是他用省吃俭用积攒两年的工资买的，除大队支书有这么一辆宝贝外，这

是第二辆。虚荣心作祟的程刚买车时的自得兴奋劲儿，一直保持到现在。

程刚风风火火地将车轮踩得飞快，径直朝大队方向骑来，住在这里的知青全都是他的铁哥们儿。

此时的天空瓦蓝，流着鼻涕的小孩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泥巴、掏蚯蚓洞，在马路两侧的酸枣树下寻找一切他们认为有趣的事情。

“让开！让开！”程刚骑车技术不精，大老远就冲小孩们吆喝。小孩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程刚跨下的自行车。

“首长来了，快让路！”程刚没好气。

“屁首长，电影里都是汉奸才骑这种车，汉奸……”小孩们嘻嘻哈哈地拍手欢呼，依旧堵在路中央。

在村里，年长的人都喜欢年轻有朝气的程刚，并拿他做榜样教育孩子，他无意间成了小孩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程刚咋呼：“嘿，敢情几天没打你们屁股，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睛了？”

小屁孩儿们这才一哄而散，身后依旧传来“汉奸汉奸”的恭维声。

路的尽头，远远可见公社房屋的一角，三角形屋檐下“农业学大寨”几个遒劲大字依稀可辨。广播也在此时响起，首先是报时，然后“东方红”的雄壮乐章在空气中泼剌剌地回荡。已是正午时分。程刚骑着车，屁颠屁颠地在晒谷坪上跑了几圈，希望那些哥们儿会一窝蜂地跑来大肆赞美一番，可五分钟过去，偌大的房子里除了喇叭在响再不闻人声。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一个人的独角戏，停住车，探头探脑地从各个房子依次查看，才发现平时人头攒动的知青点在大唱空城计。

“柳青、潘德、陈光辉，你们死哪儿去了？”程刚敞开嗓门号叫。

广播室大门此时打开，他便喜滋滋地迎了上去，刚走到门边，才发现走出来的是公社队长，他身后还跟着两位提着黑提包的陌生中年人。

“小刚，你再叫，再叫能把树上的麻雀吓得一滚我就佩服你！”队长天生风趣。

程刚摸着脑袋，咧嘴笑了。

队长说：“他们不在，去红星公社验兵了。”

程刚大惊：“啊？都去了？那我咋办？”

“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入伍就等于直接返城，你本来就是乡下娃子，继续上班就行了，如果他们身体合格，走的那天你去送送也算尽了朋友情谊。”队长说完，又指着身后两个陌生人，介绍道，“这两位是这次接兵的领导……”

程刚一愣一愣地听队长说完，好心情瞬间低到谷底。和知青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平时一起吹拉弹唱、偷鸡摸狗，一旦他们突然离去，他心里很难割舍下。这时，两个中年人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程刚，又互相看了一眼后，其中一人笑容可掬地问：“小伙子，你这身打扮如果将领章帽徽绣上，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军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部队锻炼锻炼啊？”

程刚正为昔日兄弟即将离开郁闷，闻言不啻醍醐灌顶，立马昂首挺胸大声说道：“好啊好啊，你们看我这身板儿行不行？”

“当然行，但我们看了不算，得体检完身体后才能给你答复。”

“那我现在就去红星公社！”程刚也没想过要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心急火燎地冲到自行车边飞身而上，一边还在嘀咕，“好家伙，想把我甩了，门儿都没有！”

这下队长倒急了，如果程刚身体合格被征召入伍，大队的会计就得另外物色人选，可整个大队文盲占了绝大多数，还真是个大难题。此外，他跟程刚父亲的关系不错，这么大事还没通知他晓得，可怎么跟人交代？他向前走得几步，碍于接兵领导都在，又只得生生停住脚步。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知青点的九个“祸害”转了性，干农活特积极，哪怕到了晚上，也不像往常一般伸长了脖子去临近公社勾搭女伴或是在老乡的菜地与鸡圈逡巡，而是早早地上床睡觉。对此现象，队长分外高兴，不惜亲自从村小学借了一摞诸如《精忠报国》、《铁道游击队》

之类的连环画送来给他们睡前阅读，还外带一大瓶煤油和两个灯盏。

这段时间程刚除了每天正常上下班外，空闲时间也都安排得满满的。清早起床挑水装满灶屋里的大水缸，晚上回家要么去后山打柴，要么辅导弟弟妹妹读书，很少去找知青厮混，好像他们之间有了某种约定。他偷偷验兵的事当天就让父母知晓了。母亲怨他不懂事，她已瞒着程刚请媒人说合了一户厚道人家的闺女，本打算良辰吉日便带他去相亲的。父亲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晚点结婚不坏，如果入伍，肩上便有了保家卫国的重任，一定得好好干。父亲的一番话也打消了程刚的顾虑。

这天程刚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坐在窗下，边抹泪边给他缝补袜子。

“妈，你怎么了？”程刚诧异地问。

母亲不说话，兀自低头走向里屋，关上了房门。这时，弟弟妹妹们惊天动地地从灶屋里一前一后钻出来。妹妹手里高举着一张奖状样的东西挥舞，笑道：“哥，快看，你的入伍通知书！”

“拿来！”程刚一把夺过，迫不及待地打开，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程刚同志，你坚决响应党中央号令，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很光荣的，现批准你入伍，特此通知。落款为革命委员会征兵办公室和一个鲜红的公章印。

天刚蒙蒙亮，公社晒谷坪就出现了队长和几名精干村民的身影。

送兵去部队是大事，在队长的热心张罗下，村民用八仙桌外罩红布搭建了临时主席台，又请被人戏称为“臭老九”的老学究写了几幅龙飞凤舞的欢送词挂在楠竹竿上。一切准备停当，队长拧开高音喇叭“喂喂”两声，方圆五里内的人都听见他破锣般的嗓门在半空中回荡：“社员们，今天在公社欢送入伍的革命同志，共有八人入伍，其中一名是公社会计程刚，九名知青有七人验兵合格……”

不消片刻，村里的老老少少全挤到了公社晒谷坪。可场地太小，后来者只能踮起脚尖、扯疼了颈项也无法一睹为快，于是，那颗长相丑陋

热血兄弟连

的歪脖子树上也吊满了人。柳青、陈光辉、刘荣、熊志兵、徐大生、彭赛及李二毛七名知青，胸前佩戴大红花，打扮得跟新郎官似的站在最显眼的位置接受老乡们的送别祝福，曾经看见他们便摇脑壳的村名们突然爆发的热情，令他们分外受用也受宠若惊。

熊志兵人长得五大三粗，却感情丰富，被五保户张奶奶紧紧拽着，愣要朝他口袋里塞鸡蛋。老人家头发苍白满脸皱纹，一双手筋络毕现，风一吹，灰蒙蒙的双眼似乎总在流泪。熊志兵激动了，忘了一个月前因偷拿了张奶奶家老母鸡下的蛋而被追得满山跑的经历，双眼充血，竟是哭了。他这一哭不要紧，村妇们纷纷帮腔，随后，整个晒谷坪内外沉浸 在一片莫名的悲伤中，就连贫农队长也受了感染，躲在一侧偷偷用衣袖抹眼眶。

与此同时，程刚家的土坯房大门紧闭，他也没参加公社举办的欢送会。在他看来，母亲今天很特别，神神秘秘的，特意穿了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蓝衫子，堂屋被她拾掇得干干净净，还准许弟弟妹妹换了只有过年才能穿的新裤衩。一家五口在堂屋里聚齐后，她才摸摸索索地从里屋取出祖先牌位于桌上，摆了香蜡纸钱。母亲做这些时，父亲只是蹲在墙角抽烟，一声不吭。

“刚伢子，来，给程家的列祖列宗烧炷香，让他们保佑你在部队平平安安的。”母亲说着，招呼程刚在牌位前跪下。

程刚：“妈，四旧都破了多少年了，你还……”

“你妈总是为了你好。”父亲突然插话。

程刚不说话了，规规矩矩跪下，点燃香烛，又给祖先牌位敬了酒。母亲便在一旁窃窃私语般说着一些祈愿的话，他也听不清她究竟说什么。之后，母亲又安排他端坐上首椅内，让弟弟妹妹沏了两杯茶递给他喝，所有仪式到此才算完毕。

“刚伢子，你十八岁了，一直都挺孝顺父母的，按照过去的说法，长兄当父，希望你平平安安去部队平平安安回，回来后领好这个家，让弟弟妹妹给你敬茶也是这意思。”母亲边说边掉泪，“你从没出过远门，

这下倒好，一去就得两年，要照顾好自己，别让妈担心……”

“妈，我知道……”

“老婆子，俺家祖先坐得高，再说刚伢子在部队还有领导照看着，别太担心。”父亲站起身来，劝道，“让他走吧，要不邻里还以为我们扯后腿呢。”

“就你急，这不还早嘛！”母亲生气了，但还是吩咐妹妹打开了自家大门。

程刚从家里走到晒谷坪的这段路，母亲左手一直死死抱着他的臂弯，右手不断从他肩膀摩挲到手指尖，一次又一次，温暖也一直停留在他身体右侧，那是他久违了的感觉。

第二章 八大金刚

很幸运，我们八个人居然分在一个连，不知不觉，就过去五个月了。新兵训练那会儿，累得够戗，啥事不想，就盼着安稳睡觉，没想到真有时间休息了，反而受不了这份清闲。李二毛提议找点乐子，可这是纪律严明的部队，肯定不能像原来那样。再说，连长王一虎长得比鲁智深还恶道，令人发憷，要真犯他手里，哪有好果子吃？乐子，唉，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柳青的日记

已是盛夏，万物蓬勃生长的时节。从早上八点开始，天空就像倒扣着一口烧红的大铁锅，哪怕到半夜月明星稀之时，这股热气犹未消散。

李二毛穿着红背心，顶着白花花的日头蹲在菜畦中，汗水顺着他黝黑干瘦的脸一个劲儿地往下淌。离上次除草才三天，杂草已占领菜地的半壁江山，长得比空心菜还高大壮硕了，忙活的这半小时里，李二毛可没少骂这该死的差事。

安排新兵之初，连长王一虎东瞅瞅西瞅瞅地瞪着李二毛看了约莫两分钟，大概对他肋骨毕现的身材倍感怜悯，蒲扇般的大手一挥，说道：

“怪事，怎么看你都像饿死鬼投胎哩，要是个个兵像你这样，我这个连长就不用当了！”李二毛当时不敢发问，但眼睛里写满疑惑：自己瘦跟他当不当连长有什么关系？王一虎大嘴一咧：“一点风就能将你吹跑，我上哪儿找人去？”李二毛气得直翻白眼儿。

就这样，八个人进同一个连队，唯独将他安排进了炊事班。程刚与彭赛进了一排，徐大生、刘荣进了二排，陈光辉和熊志兵在三排。连里的文书和军械员原来由一位老兵兼职，柳青喜欢写日记的习惯被王一虎查房时发现后，认为其是个人才，考虑减轻老兵负担，就让他充当了临时文书。

“李二毛……”蓦然一声喊，像是压低嗓门从喉咙里憋出来的，声音短促急切。

日光过于强烈，李二毛眯着小眼儿环顾四顾，只见一片黄澄澄的金色，却没见人影，还以为是错觉，又蹲下身去拔草。当一粒小石子不偏不倚地掉在他葫芦脑壳上时，他才发现三十米外的柳树下站的好像是徐大生和刘荣两个，便一溜烟地跑了过去。跑得近了，李二毛见他们两人嘴里叼着香烟得意洋洋地做陶醉状便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两坨狗屎，老子天天做饭给你们吃容易吗？还摆谱，烟呢？给老子点上放嘴里！”

“小声点儿。”刘荣急忙将一盒已开封的香烟塞在李二毛满是泥巴灰的手中。

“哟嗬，你们还真舍得，带把的过滤嘴。”李二毛顿时眉开眼笑，瞅着香烟盒子上的字，高兴地宣读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烟草工业公司……”

“我说你丫的怎么就这德行？”刘荣做贼似的左顾右盼一阵，附在李二毛耳边说，“香烟是柳青让我们送来的。”李二毛感慨：“还是柳文书有文化，知道心疼人。”

“他是让你办事的。”

“啥事？”

“你不是要找乐子吗？”

“是，可咋找呢？”



刘荣唇角浮现出一抹狡猾的笑，招招手，说道：“把你耳朵拿来。”

靠在树上的徐大生眼前出现了非常生动的一幕，只见两人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然后李二毛那张八辈子都是赤贫的脸露出了大解放的笑容，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嘴里赞叹不绝：“高，实在是高！”说完，他几乎脚不沾地地飞奔而去。

烈日高悬，远处农田环抱的村落沉浸在一片祥和安静中。

程刚、刘荣、彭赛、徐大生、熊志兵、陈光辉兴高采烈地走在田间小道上，领头的是李二毛和他炊事班的老班长。老班长并不老，二十八岁，参军前是农民，身上有一股种田人特有的老实憨厚，跟谁都合得来。他也是连里唯一的爱民先进，深得群众拥戴，驻地周围的老百姓有困难都喜欢找他帮忙，他也时常找连里的兵们打打下手。李二毛用柳青给的过滤嘴香烟换走了老班长的经济烟，正赶上老班长要找人给军属吴大娘家修整漏水的屋顶，他自然大包大揽。为免连长猜疑，他没敢把柳青拉来，将头号功臣扔在了脑后。

七人在连里闷了五个多月，这会儿见了外面的天地就像刚从囚笼中放出的惯犯，难免喜形于色。

“二毛，这儿跟你家乡有什么两样？”老班长笑呵呵地问。

“嘿嘿，也没啥不一样。”

“是的，都差不多，在连里闷太久，就想出来逛逛是不是？”

“呃……”李二毛语塞。

“来，抽根烟，一会儿不兴再抽了，每年新来的兵都跟你们差不多，捺不住性子，时间长了就好了。”老班长说完，掏出李二毛换给他的过滤嘴香烟每人分派一根。

鬼把戏被当面拆穿，七人都有些尴尬。好在老班长再无多言，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烟，径直朝前走了。阳光照在他略显佝偻的后背，在李二毛看来却有光芒万丈的感觉。他们也私下商量，绝不给老班长惹麻烦，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吴大娘有一子一女，儿子参军，女儿不过二十岁，已经嫁人，且有